

明慧週報

善言破迷霧 真相是希望 甘肅版 | 第486期 | 2023年12月3日

翻牆軟件電腦版下載: <https://j.mp/fgp88>

| 安卓版翻牆APP下載: <https://j.mp/fgv88>

| 歡迎突破網絡封鎖訪問 www.minghui.org

我是最後一個被辭退的保姆

【明慧網】2004年的一天，我去照顧一個癱瘓在床上70多歲的老人。老人的大女兒找我這個信仰真、善、忍的修煉人照顧她母親吃、喝、拉、撒、睡，她非常放心。而此之前已辭掉了三個保姆。

細心伺候老人

我剛來老人家的時候，老人對我有戒備。每當我干完活時，見她一個人躺在那裡，怕她寂寞，主動與她搭話，她象沒聽見一樣，不吱聲，不理睬我。平常我總是做好飯菜先讓老人吃，等她吃完飯收拾利索後，我再吃。有時老人喊餓，等把香噴噴的飯菜端到她的面前時，她沒吃上幾口就撂筷子了。她怕我嫌棄，讓我將菜倒掉，我说不碍事，經常是把剩菜剩飯吃完了。

半夜，我多次起身檢查老人的尿不濕，及時更換，防止老人瀉着遭罪，還要及時給她翻身，避免老人得褥瘡，這樣我一宿也睡不多覺。白天還要出去買菜、洗衣、做飯、打掃房間，喂老人吃飯……

我細心伺候老人，不怕吃苦、不怕累，因為我是修煉大法的，是為別人着想的人，吃苦消業，提高心性。比如剛給老人把尿不濕換好，問她有尿沒有，她回答得很干脆，說沒有。可是我正準備吃飯時，她說我又尿了，我怕她瀉着，當我把被子掀開時，一股刺鼻的味道撲面而來，打開尿不濕，只見老人的腿上、臀部、褲子、床單上都沾有大便……等我把老人的尿不濕換好、便溺的衣物換下來、更換乾淨衣，再鋪好床單後，我已是大汗淋漓，濕透了衣衫。

久病臥床的老人大便乾燥，我剛把她放到坐椅上如廁，一會就讓我把她扶起坐在床上，過了沒有几

分鐘，她說又有便意，把她抱在椅子上，沒多久又要回到床上去，如此反復幾個來回，還是沒便出來。雖說我已身心疲憊，但無抱怨。

一次，我又同往日一樣給她喂完飯，扶她躺下，坐在她旁邊開始吃午飯。這時她說有便意，我就把她抱在椅子上如廁，我再繼續吃，老人詫異的問我：“你不嫌臟、臭嗎？”我回答道：“我是修煉人呀，不怕臟、不怕累，何況人都吃五谷雜糧，誰不上廁所呀，”老人被我的言行打動了。又隔了幾日，老人上廁所，可是任憑怎樣使勁就是便不出來，憋得難受。我趕緊取來開塞露給她用，但是不見效果，情急之下，我戴上衛生手套，用手指給她往出抠大便，弄出一塊，老人舒服一些……直到她順利如廁。

從那以後，老人把我當成親人一樣看待，與我無話不談。老人說，上次那個保姆被辭退原因，就是保姆在吃飯時老人要如廁，保姆把老人的坐椅搬到冷屋子裡，然後把老人扶上坐椅如廁，關上門就不聞不問了。恰巧被小女兒撞見，小女兒當場就把那個保姆辭退了。

老人迎來生命第二春

老人告訴我她癱瘓在床已經有五、六年了，女兒們帶她到哈一大



醫院住院治療，病情未好轉，只能維持現狀。老人說着，帶着憂傷的眼神。我安慰她：“明天跟我一起煉法輪功和看書學法吧，一切都會好起來。”我與老人講述了我父母和我修煉法輪功的神奇經歷。老人精神像似受到極大鼓舞，堅定的說：“好，明天我就跟你煉功！”

之後，我一有空閒就手把手的教老人煉功，直到她能把法輪功的功法記住。我在煉功時，她躺在床上瞪大眼睛看我煉功，我用鼓勵的語氣說：你躺着煉也行。於是她就跟我一起煉功。我在看《轉法輪》學法時也念給她聽。

不久，老人能坐起來煉功了，逐漸的恢復能站着靠着床煉；隨後她能拄着拐杖下地走了；慢慢的拐杖也不拿了，夾在腋下快步走，最後還能上下樓自如了。這是現代醫學解釋不了的奇蹟！她小女兒看到母親的變化激動的流出眼淚。

我成為她們最後“辭退”保姆。因為她們的母親通過修煉法輪功已經脫胎換骨，迎來生命的第二春，已不需要別人照顧了。◇

你知道嗎



在中共迫害法輪功前，法輪功祛病健身之神奇功效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。1998年，中國國家體育總局抽樣調查法輪功學員12553人，疾病痊癒和基本康復率為77.5%，加上好轉率20.4%，祛病健身總有效率高達97.9%。

至今，法輪大法也稱法輪功，已弘傳世界100多個國家，法輪功的書籍被譯成40多種語言出版發行。獲各國各界褒獎、支持議案和支持信函5800多項。

甘肃省兰州市七旬苏安洲被迫害致卧床不起、非法监视居住

【明慧网】（明慧网通讯员甘肃报道）甘肃省兰州市 70 岁的法轮功学员苏安洲老人，目前被迫害致卧床不起，然而兰州市七里河区国保大队还对他实施所谓监视居住。

苏安洲曾于二零零二年八月参与法轮大法真相视频的插播，后被兰州市城关区法院非法判刑十年。他的妻子、儿子都被中共邪党迫害致死，现在只剩下他独自一人，过着朝不保夕的、无人照顾的生活，平时还经常遭社区人员骚扰。

苏安洲一九五三年出生，兰州铁路局兰西机务段内退职工；妻子耿翠芳一九五四年出生，兰州市安宁区原蔬菜公司职工，家住兰州市七里河区铁路材料厂家属院。苏安洲、耿翠芳夫妇于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，身上的各种疾病都不治自愈，双双告别了每天离不开药的日子。

中共一九九九年七月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后，苏安洲一家被迫害的家破人亡：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三日，耿翠芳被一帮警察逼迫坠楼身亡；苏安洲因参与插播真相二零零二年九月十八日被绑架，后被兰州市城关区法院非法判刑十年；儿子苏炜（苏伟）当时未成年，失去父母后过着流浪的日子，身患肺癌，既无人照顾，又没钱医治，甚至连饭都吃不上，于二零零六年八月四日惨死在家中。



苏安洲曾经幸福的一家人。

苏安洲在狱中经历了八年残酷折磨，身体受到很大摧残。出狱后，他经常被警察、社区人员上门骚扰，还遭经济迫害，只能以低保度日。

从二零二二年八月起，兰州市七里河公安分局及派出所、社区人员不断的闯入苏安洲家进行骚扰，即使苏安洲的身体出现严重不适状况，中共人员也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、迫害。

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晚上十点多，兰州市七里河区政法委、七里河公安分局及辖下派出所、街道办事处、社区等单位出动大批人员，绑架了苏安洲、陈雪梅、杨丽娟、刘菊花、何影国、周巍及其妻子、李文明及其房东等九名法轮功学员。之后除李文明外，苏安洲等八人在五天内被陆续释放。中共法院一度欲对苏安洲非法判刑，后因苏安洲的身体实在太虚弱，改判对他实施监视居住。

苏安洲独自一人，又不能自理，而七里河公安分局、派出所、

社区等人员也没有松懈对苏安洲的监控。尤其在疫情期间，一个不能自理、不能出门、行动不便的老人，度日艰难，连饭都吃不上，却没人管，社区人员本是为居民服务的，却在灾难之中，加大自己所谓的权力，凌驾于法律之上，配合派出所对苏安洲老人进行诱骗、恐吓，以吃低保为由将苏安洲骗到社区，强迫他拍照、签字。从二零二二年至今一年多来，这些中共人员几乎每月都上门骚扰苏安洲一次。

疫情过后，苏安洲的妹妹远从北京来照顾哥哥，苏安洲好不容易度过了那段艰难日子，在妹妹的精心照料下，身体才稍有好转。

二零二三年十月二十日、三十日，兰州市七里河区国保大队及兰州市公安局警察又闯到苏安洲家，欲图继续去年的那场迫害，将苏安洲绑架到看守所。看到老人已经卧床不起，这些警察还要请示过上级部门后才作罢。但警察仍不甘心，于十一月十日送上门一纸所谓“监视居住”的通知书，称不许苏安洲离开住所云云。人都瘫倒在床上了，还告知不能出门，出门要与他们打招呼。不知是否送通知的警察心中有鬼，慌张将通知书扔到苏家门口的鞋柜上就赶紧溜走。

（苏安洲老人遭迫害更多详情请见《迫害中他失去了两位亲人》、《甘肃兰州市周巍、苏安洲等法轮功学员被构陷至法院》）◇

小资料



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

中共的洗脑宣传，使很多人疑问：法轮功是不是违法？事实是：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。越来越多的律师和法官，认清了这一点。

中国最高效力的法律是《宪法》。翻遍中国《宪法》，没有任何条文规定法轮功违法，相

反，《宪法》保障中国公民的信仰自由。

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体系，在宪法之下，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（统称法律）。翻遍中国法律，也找不到任何一部法律说法轮功违法。

“邪教”之说，来自江泽民和党媒《人民日报》。然而公、检、法机关应依法律办案，而不能依照政治运动中的报道或内部指令来办案。

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一直在以权代法，根本就没讲过法律。中共为了制造迫害借口，导演了“天安门自焚”等诸多假新闻。这恰恰暴露了中共“假恶斗”的本质。◇